



小区的电梯

□刘正义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小区的电梯成了“多味”的电梯。

电梯在方便住户上上下的同时,也成了不懂人事的宠物等的方便之处,使难闻的臊味常弥漫其间。

住户有了意见,物业公司就在电梯里贴上了温馨提示:请大家爱护电梯环境卫生,勿让宠物在电梯里拉屎撒尿。清洁工打扫的频率增加,再配合喷洒空气清新剂,那尿臊味淡了许多;但隔不了两天,旧味未绝,新臭又至,电梯里就有了茉莉花香夹杂着尿臊的混合气味,业主的意见又提上来。

物业公司升级温

馨提示到警示级别,请各位业主共同爱惜和维护公共环境卫生,如发现动物或小孩在电梯里便溺,将对主人、家长处以罚款。作用仍然有限,没过三天,尿臊味卷土重来,浓度还有加重之势,引发了小区里“祖国花朵”的义愤填膺,稚嫩的笔迹在作业纸上写下了粗笔大字:“哪家的狗在电梯里撒尿,天打雷轰!”并拿透明胶贴在了电梯内醒目处。

宠物似乎也不是吓大的,不怕骂不怕咒,不惧电闪雷击,照样在电梯里“留痕”,臊味不淡反浓了。物管这次像“下猛药”,让清

洁工打扫了后,倒了酒来压味。下班我乘电梯时,心里还想:是谁家的酒瓶在电梯打碎了?后来才知是物管的又一番作为。物业公司联合了小区业主委员会,召开业主代表会,把养有宠物的户主请到前排就坐,物业公司的女经理和业委会主任都在会上讲话,苦口婆心地请求业主共同维护卫生,共建文明环境,共享文明生活。期间,那目光多次和前排业主交流,意味复杂。

会后,电梯间的卫生状况改善了有一周,我们都暗暗高兴,以为这下好了。谁知一周后,电梯里又重

复了往日的故事,尿臊味又渐升渐浓……学生作业纸又上来了:“狗拉尿在电梯的全家死绝!”但仿佛养宠物的家人和宠物都一样勇敢,胆大不怕死!电梯里还是那个味!

不向困难低头,办法总比困难多。物业再出新招,请来了监控,在电梯里安上了摄像头。从此那个不好的味就一天天淡去,坐电梯的人、宠物行为好像一夜间就文明起来。无死角的监督,比劝导诅咒有效果。

看来科技不仅是第一生产力,还是文明进步的助推器。

猫咪“娟娟”

□陈正明

“唉,有好几天都没看到娟娟了,也不知道它怎么样了?”小李若有所思地说。“就是,中午饭点的时候也不来蹭饭了,似乎故意和我们捉迷藏。”张姐接着道。这几天时常听到办公室同事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起娟娟,言语中无不充满想念、关切,就像情不自禁思念一个多日不见的老友。然娟娟又是何许人也,是大家的同事、朋友?其实娟娟只是一只猫,一只胖乎乎,既机灵活泼又呆呆萌萌的一只猫。

谁也没有注意到这只猫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在我们这里的。刚开始大家也没特别在意,只是当它出现次数多了,也就逐渐引起了大家的关注。有时我们早晨上班它也准时打卡,有时是中午过来报到,渐渐的,大家与它熟识起来,有时也逗一逗它。有人给它取了一个芳名“娟娟”,大概是觉得它气质优雅,举止端庄,俨然一“大家闺秀”。后来慢慢打听到原来娟娟是墙外住户家喂养的,与我们一墙之隔,比邻而居。

我们的办公场所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修的老建筑,所以时不时会有老鼠出没。老鼠有时咬碎我们的资料,有时拿我们的网线磨牙,有时在桌子上或抽屉里留下一些残留物。对这种昼伏夜出的“不速之客”,让我们真是头痛不已。可是自从娟娟开始在这里行走,就再也没见过老鼠的踪影,为我们消除了一大烦恼。

都说鱼是猫的最爱,娟娟用它的行动做出了完美诠释。我们庭院中有一个小小的池塘,里面养了几尾漂亮的红鲤鱼。鱼儿平时在池塘里游来游去,逍遥自在,给院子平添了几分景致。娟娟每次过来,都会对池塘中的鱼特别感兴趣。它经常是一动不动地趴在池塘边,就像一个守候的猎人,睁大眼睛静静地观察着水中的鱼,不失时机举起它的前爪,当鱼游到跟前,判断爪子能够着鱼的时候则迅速出手。而鱼儿还不知道危险已悄然降临,浑然不觉的成了娟娟的美食。

娟娟闲来无事,有时会像一个恬静、温婉的“小姑娘”,静静坐在树下休息;有时又会像一个玩皮的“男孩子”在院子里跑来跳去、攀高爬低,或是追逐飞舞的蝴蝶,或是一片被风吹动的树叶,或是追着尾巴转圈。一副天真无邪、无忧无虑,永远不知道疲倦的样子,看着不禁让人童心萌动。

昨日周末值班,不经意间听门卫张师傅感叹这段时间娟娟没来,门卫室又出现了老鼠踪迹。原来娟娟因为误服鼠药而殒命,我们曾无数次期盼,娟娟什么时候能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,原来它再也不能回来了。那个圆头圆脑、机灵活泼,时常在庭院中玩耍的娟娟,那个一动不动趴在池塘边,心无旁骛举起前爪捕鱼的娟娟,只能永远定格于我们的记忆中了。

家园版征稿

记录生活点滴,共建美好家园。华西社区报新开副刊家园版,关注社区家园文化建设,聊家长里短,读人文历史,讲街巷故事(拒绝抄袭和杜撰)。欢迎赐稿!文字投稿邮箱 390511725@qq.com,请注明作者联系方式,以奉稿酬。

豆花伴儿千里香

□曾永强

老家有吃豆花的习惯,逢年过节,接待亲朋,它是餐桌上的必备菜品。而我,从小就爱上了那嚼起来软软的,吞下去像水一样的东西。

工作之后,虽然单位离老家并不远,但是回家看望母亲的次数也屈指可数。回家一次,母亲必定把我当成远方的客人般盛情款待,其中豆花和腊肉是餐桌上的必需品。所以,想吃豆花的时候总是以回家看望母亲为借口。

择黄豆、碎豆子、泡豆瓣、磨豆花、滤浆、点浆、压榨豆花,所有工序都在母亲的手里一丝不苟地完成。我从没有为每道工序计算过时间,不过每次都要两三个小时才能把香喷喷的豆花端上桌子。

豆花虽然好吃,可

是母亲做豆花的过程往往让我心疼不已。我们家仅存的石磨本身较笨重,每次磨浆时看着母亲吃力地旋转的石磨,我心疼地说:“妈妈,要不就用机器吧,把电插上,一会儿就好了!”可是母亲却要坚持用石磨,她的坚持是不由分辩的。

几斤豆子的浆磨下来,并不见母亲流汗喊累,我不得不佩服母亲,那么干瘦的身体还有这么好的力气。

点豆花的过程也很考量一个人的耐心,这个过程时间比较长。这道工序,母亲会选择在灶房里用柴火煮沸豆浆,然后把豆渣过滤出来,用勺子舀着碱水顺着大锅边慢慢的旋转。整个过程非常考“技术”,碱水放慢了,点成的豆花数量会减少,碱水放慢了,豆花无法成型。所以,这

个过程母亲一刻也不能离开灶房,一会而添柴,一会而点碱水,忙得不亦乐乎。柴火产生的烟灰非常浓,点一次豆花,母亲就会不停咳嗽。

蘸豆花的辣椒也很讲究,一般要准备好姜、蒜、小葱、花生碎、芝麻、花椒、香油等,然后把菜油煎滚之后倒在辣椒上,最后还要放一种我们老家叫做“布合”的小叶子作调料。豆花在这样的蘸水里“洗澡”之后,吃起来香辣可口,吃一次豆花就会流一通汗水,感觉却是爽极了。

饭后,母亲便会把吃剩的豆花放在筲箕里滴干压成豆腐,然后切成一块块很薄的豆腐块。晚上,全家人坐在火炉旁,火炉上放一口铁锅,铁锅里倒上半斤菜油,等油里水泡全部散尽,开始起油烟

了,母亲便会把一块块正方形的豆腐块从锅边轻轻梭进油里,豆腐便在“啾啾”声中完成了一次蜕变,炸成了豆腐干。

豆腐干,面呈金黄色,炸焦了的还会有些小孔。嘴馋的我总会急切地拈起一块,在准备的辣椒面里翻一下,大口大口吞下。这时,我总觉得母亲很伟大,因为她弄的豆腐干太香了。

进城之后,能吃到母亲亲自做的石磨豆花简直就是一种奢望。偶儿嘴馋,便和同事到街边小巷吃点豆花火锅,过后总觉得那豆花缺点什么。

直到昨天朋友把母亲做的豆腐干给我带来,闻着那熟悉的香气,仿佛看到了豆腐干上母亲干瘪的手印,终于明白:豆花伴儿千里香。